

汤佩松^①

地点：北京中关村 810 楼家中

时间：1994 年 11 月 2 日下午



汤佩松

钟少华（以下简称钟）：汤老先生，您现在恐怕是在世中国人里面，最早去日本留学的人了。您是 1914 年去日本的。您还记得当年的情况吗？

汤：要说也很简单，我倒觉得要从一本书谈起：有一本书叫做《念念不忘李大钊^②》，书本身没多大意思。我小时是李大钊照料，我很佩服李大钊，但是，他很内向，不摇旗呐喊的，他做人修养很棒，但我没有从他那里学到一点马列主义什么的。我所以能够去日本，

^①汤佩松，1903 年生，湖北蕲水人。1914 年赴日留学，两年后回国。清华大学毕业后留美，获博士学位。为生理学家，有重要科学成就。1948 年为中研院院士，1993 年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
^②李大钊（1889—1927），河北乐亭人。1913 年进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，1916 年回国。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。

是因为我父亲^①想叫我去日本，他佩服明治维新后的日本。我那时 11 岁，他叫我母亲、姐姐都去，把我托给李大钊，李大钊是他的得意门生。那时不少人出国去勤工俭学，父亲想把我送去培养。那时我家在日本方面也有私交。

钟：您全家是坐船去的吗？

汤：是的，坐船去的。那是很有意思的，正好是欧战期间，从天津上船，船走了 15 天。因为怕德国潜艇，船在晚上走，白天避港中。船是日本的，直接到东京，我国驻日本大使馆有人接。我们没有住官邸，在外面租了一间屋。

上学是在目白学校，贵族学校。我的日语学得不好，在目白学校期间又在同文书院上课。说在目白中学是一个名义，实际在同文书院学习。我那时很小，记得见过校长，名字忘了。我上课时，老师讲的，我只能片断懂得一点。教室里有 20 多人，十几岁的，全是日本贵族子弟。我进去之后，感到很别扭，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，我就有一种压迫感，我反抗，几乎不肯去上学了。

钟：您与同学的关系就很难处了。

汤：一点也不错。我在那儿可以听课，没有要求我同别人一样来往。有些课不要上，武士道课则是绝对不许我上的。我偷偷跑去看，在房间外边看。有击剑，我喜欢。

钟：哦。是日本学校当局禁止您学，因为您不是日本人的缘故？

汤：是呀，绝对不许上的。

^① 指汤化龙。汤化龙（1874—1918），清末以北京进士馆官费留学日本，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，1908 年回国。曾任辛亥革命后共和政府总长，参议院副议长、议长。1918 年 8 月在美国旅行时遭暗杀。

钟：那恐怕是他们心目中的精华吧。

汤：我只能学一学相扑，是上课学的，但是真正比赛是没份参加的。所以我一上来就反感。

钟：课本用什么？

汤：课本是日文的，有的内容我背得下来：

“风筝，风筝，飞上去。用线一拉往下跑。”

钟：那您学习还是有兴趣的。

汤：我相信老师对我没有什么偏见，他的责任就是教你，他并不特别补课，一视同仁。教课严格。

钟：外语呢？汉语呢？

汤：我的英文好，汉语不行，在日本学的汉语。因为我母亲去世，我又回到北京读书。父亲指定我到师大附中，从一年级重头读过。这是特别照顾，校长姓韩。初中一年级时，我还不知道作文、修身，日本没有这些学习内容。

钟：您在日本时，放假有没有去什么地方旅行？

汤：有。日本好就好在这儿，远足，秋天红叶，满山花开。每次我们至少游一天。是在东京附近，不是上野。上野那儿是看樱花，很有意思。

钟：有没有文艺活动？

汤：看电影，无声电影。

钟：学生能不能上街去？

汤：可以。我喜欢在街上跳电车，车一开，我跑着跳上去，在车边扶着拉手。免费乘车，还勇敢。

钟：司机不管吗？

汤：司机不管，车上也没有几个人，喜欢看小孩子跳着玩。车是有轨的，速度也慢。我到学校的路上没有车坐，上学走着去。

钟：您上学穿中国衣服？

汤：穿日本校服。

钟：同学间讲究些什么？

汤：除了有时候打架、玩耍。因为我们不属于一个阶层，所以没什么话好说。有的，是穷一点的同学，饭不够吃。人少时，他们就来讨吃的。当时我们都带便当，我母亲对我好，便当里鱼呀肉呀都有。

钟：那么每天带着小书包、小便当上学，下午才回家？

汤：是呀，下午回家。早上8点钟去，有个大同学接送，下午四五点钟回家。

钟：您当年的同学还有在世的吗？

汤：一个也记不起来了。我回到中国后，我父亲在美国被害死，运回来，停灵在先农坛，很多日本人来看望。我在守灵，就都问我预备如何料理后事。